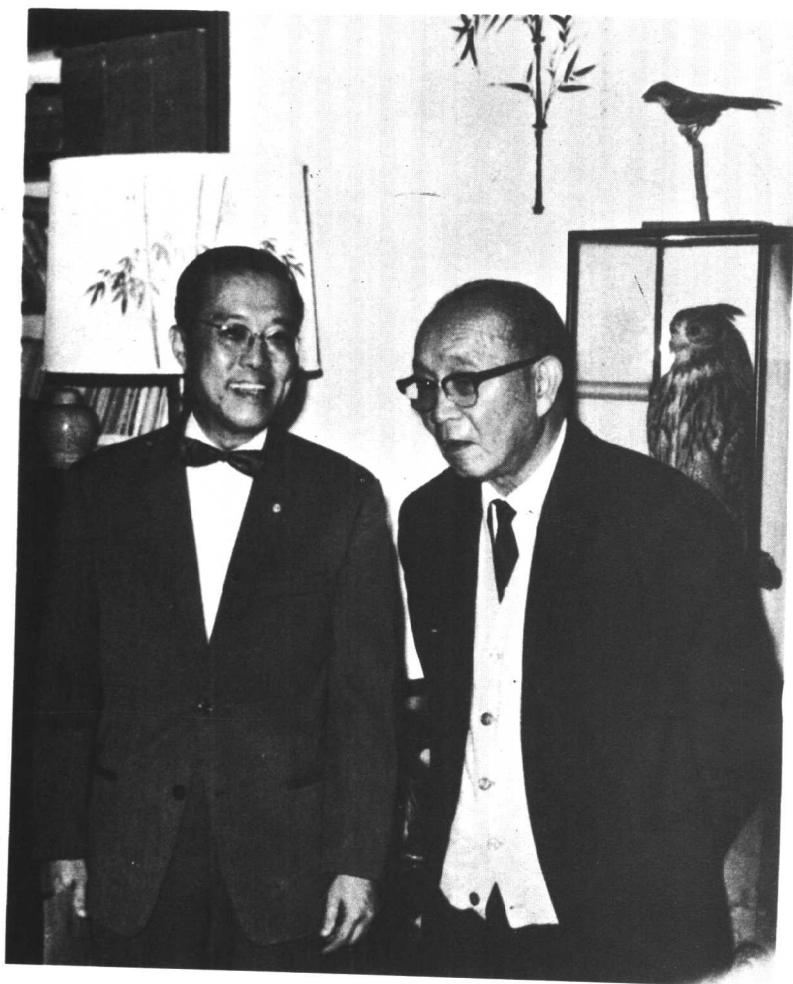


112
P61
482

日
本
到
何
處
去

黃篤修著



「處何逢相再時丹壯歲來知不」

頭鏡的話閑切親中齋言無在，江香逢重士博堂語林與者筆

筆者寫在樟木桌面的墨竹



傲當代名竹家陳芷町先生風格



模文湖州(可與)懸崖墨竹筆意

序「日本到何處去」

林語堂

廈門宿儒黃廷元先生哲嗣篤修先生，家學淵源，蘭桂齊芳，最近著日本到何處去一書，類多記遊之作，而常系以感慨，以日本之成就，作各界的警惕。書成囑我爲序。我以爲古來商爲四民之末，在今日社會已不適用。開明國家必賴有頭腦有學問的商界領袖，才能建立社會繁榮之基礎。今日的經濟，已非孳孳爲利，較量銖兩之所謂「市儈」足以支持。必有銳利的國際眼光及經濟之修養，急進的精神，始能與西方國家並駕齊驅，角逐於國際市場。茶、絲、磁器，本爲我國之發明，而十九世紀以後，全爲外國所打倒，便是一個明例。篤修先生克紹箕裘，爲陶化大同公司董事經理，發揚光大先人事業，而能留心世事陶詠詩文，誠然可喜，此其一。又我國積習，每喜輕薄他人，而以黃帝子孫自慰，遂成守古不化局面。自己既不能革新邁進應付現時代，而見他國的進步，也不能見賢思齊。以古代文化而言，我國是日本的先進；以現代文化工商經濟而言，日本是我國的先進。做今日的中國人，應該切切實實研究這東方先進國家的精神毅力，方法立場，以爲我們的前鑑。今日中國人對日本之研究是太淺，不是太深。作者對此也能三致意焉。其可喜者二。是爲序。

五十八年元旦 龍溪林語堂

張大千先生墨寶

一 般 塵 夢 覺

不 及 佛 燈 明

癸卯之六月 此卷寫於滬寧路 大千書

「日本到何處去」序

陳育崧

無言齋主人自東瀛歸，出所作遊記示余，且曰：「盍爲我冠一言」。余唯唯否否，退而讀其書，則所言者繫乎一國之命運，寓天地之言於豆豉麴菌之微、醬醃醋甕之中，若無言而有言。噫嘻賢矣哉！因憶曩者北國之行，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多有足與此書所言者相印證，爰錄一二，以償此文債。

一九六五年余旅舊都。有日，嚮者導出居庸關，穿八達嶺，停驂古北口，登萬里長城，佇立碉樓，橫攬疊翠，天風浩浩，拂人胸襟。忽嚮者朗誦沁園春：「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共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惜秦皇漢武，畧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鵬，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則昂首翹企語余曰：「自此而南，通金邊，達椰城，中印軸心也；西渡流沙，越喀拉噠而至開羅，中非軸心也；介乎此者，印度洋直吾內海耳！昔有明之世，三保太監，七下西洋，志在經畧非洲，論者輒斤斤於東南亞之彈丸島國，失之遠矣！」

近頃三瀛島國，夢想在大陸周圍，擺布一經濟發展緩衝地帶，實行繁榮包圍政策，企圖大

東亞共榮圈之復活，此直螳臂當車耳！」

余進而言曰：「往昔在坎貝拉，微聞日澳通力合作，以開發太平洋無限之資源，挾世界第一大海洋，南北犄角，屏障新大陸，建立海洋政策，以與域中之所謂大陸政策相頡頏，世界局勢之進展，伊于胡底！」

嚮者曰：「縱觀宇內，其真堪號稱超強之國者，除地大、人衆、物博之外，歷史之悠久，將爲決定性之條件，具備此種條件者，舍我其誰？日本彈丸島國，妄自尊大，車鑑不遠，可不慎哉？」

吾讀是書，至其結言曰：「以往五十年，日本人應負全部之責任。」今而後，日本何去何從，胥由日本人民自行選擇，其爲康莊坦途歟，抑或荆天棘地歟。但看今日，預兆來茲。吾人善讀此書，於字裏行間，對此問題之指歸，當可神領意會。此書寫作之技巧，如鼓浪蕩天，如五老垂眉，莊諧合一，非主人識見恢闔，才華煥發，曷克臻此？余何幸獲先睹之快，不覺老眼昏花一放青！謹綴短文，蠅語蠻言，或亦堪覆醬云爾。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寫於長腰嶼之百靈渡 柳影潮聲樓

黃著「日本到何處去」序

鄭子瑜

日本民族有着諸多的矛盾現象，使人不大容易了解，以啓明老人的飽學，而又自少留學日本，尚且對日本懷着這樣的大疑情：

「日本人最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可以看出，不知道爲什麼在對中國的行動顯得那麼不怕醜。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藝美術都可作証，行動上却又那麼拙，日本人喜潔淨，到處澡堂爲別國所無，但行動上又那麼髒，有時候卑劣得叫人惡心。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說是奇蹟。」（「日本管窺之四」）

我對日本可謂毫不知情，只在一九六二年會應邀到日本各著名大學及研究所作短期講學，一九六四至六五年任早大研究院訪問教授，爲了編校黃遵憲的遺稿，極少出門，故對日本難免有我的大疑情：

「日本的科學是非常發達的，電器的使用，尤其普及；可是，每日三餐所用的牙籤，仍保持着原始的狀態，那是用竹枝削尖，以冒充楊子，用起來滿口是血，至今一直不肯改良；日本的科學家是挺要得的，他們的成就，往往不在人下，可是一到神社，他們也和俗士們一樣頂禮

鄭子瑜序

五

跪拜，未能免俗。這不是奇蹟是什麼？」（見拙著「青鳥集·與武者小路實篤先生的一席談」）

黃篤修先生出身燕京大學，經營工商業已數十年，誰知他的記遊述志的文章，就文字技巧說，即使是著作等身的名作家，也要瞠乎其後哩！至其目光之銳敏，與識見之深遠，也不是尋常的作者所能企及。最近，黃先生繼「遊踪寄語」與「東鱗西爪」之後，又完成了「日本到何處去」一書，雖然黃先生在日本逗留的時間很是短暫，但看他對日本社會民情的記述，是深入而透澈的：

「東京是變了！它已經失去了許多日本特有的氣氛和色彩，因為被摩天大廈和超級公路沖淡了。著名的銀座已不是一些木屋低簷，店窗外表，和香港、巴黎無大差異。街上行人，車站旅客，盡是西裝革履，少年一輩更多是長髮尖靴，沒有和服木屐的古裝可見；少女們也多數捲髮高跟，除了大旅館偶爾在結婚季節，舉行婚禮的時候，才可以邂逅一些高貴雍容的和服女郎外，看不見什麼日本風味了。」（「東京變了！」）

「日本到何處去」原稿在香港的一家晚報發表之前，編者曾為文紹介，說黃氏は散文家兼詩人，學識淵博，生活經驗豐富，所見多具人生哲學意味。在「琉球古國的悲劇」一文中，有黃氏的絕詩二首：

「人生百歲剎那間，逝水烟波慘別顏。草木不知興廢事，春來依舊滿青山。」——悼亡。

「人生百歲如傳舍，世事茫茫似薄雲，當日英雄今去也，徒留松竹臥秋分。」——作者發思古之幽情，用情感移入的手法，既是抒情，又是說理，以散文入詩，富有哲學的義蘊。

作者以一個醬油工業行家，參觀田野市號稱「世界一品」的全球最大醬油廠「萬」字商標的大本營及其新近完成的五層大廈研究所，知道主持各部門研究的十數位主任都是博士頭銜的科學家，而且都是著名的專家學者，此外，還有二百名以上的研究員，規模宏大，儀器精密周至，可稱全球之冠。於是黃先生也有他的大疑情：

「爲什麼這日常調味粗品，該廠竟花了千萬元（美金）聘用這許多化學師來服侍它？」後來黃先生自己找到了答案，知道其目的只在於如何減低成本，提高品質，以謀獲得更大的利潤而已。

日本文化，一向頗受中國的影響，明治維新以後，物質文明，突飛猛進，一日千里，這固然要歸功於科學的進步；但日本人民愛好藝術，與藝術水準之高超，也是促成日本物質文明進步的一大因素。捨藝術而空談科學，其科學必缺乏生命素，成爲僵屍走肉無疑。戰後短短的二十幾年間，日本竟然能由戰敗國一躍而成爲工業強國，其原因無他，科學與藝術并重一言而已。所以當那矗立於東京皇后御苑前灰暗紅磚古香古色的帝國大酒店，爲了商業利益，將被拆下

重建的消息傳出之後，便難免招致愛好藝術的日本人民之物議了。在「帝國酒店舊樓存亡的鬥爭」一文中，作者曾引一位遠在舊金山的居民的意見：

「拆毀帝國酒店的噩耗，不獨關係個人或日本人，是整個世界每一個愛好藝術者都應該留心反對的一件大事。」

「如果日本容許銅臭商人爲着商業利益而摧毀這代表東西文化藝術之總匯的建築物，則我將爲日本文明破產而哀悼。」

談到日本人民對中國的看法，作者曾引一位著名作家的大作說：

「他們自己承認囿於島國的小天地，眼界小，不認識大陸的偉大。他們說：『在日本，看到了一個山頭，跑過去就是了，一口氣跑到了，鼓着餘勇爬上山頂去也不算什麼，在中國草原上，可不是這樣：遠遠看見一座山，拔腳向前奔去，奔了好久好久，抬頭一看，那座山還是在那很遠的那一頭；我們也就力疲氣竭，沒有勇氣再向前奔了。』日本人經過這一次戰爭，才有這樣深刻的認識。」

這確是實情。可是，作者在「琉球古國的悲劇」一文末段所發的感慨：「這千餘年屬於中國外藩的琉球島何時始重歸故主的懷抱呢？」則又豈是區區者所能有同感也。是爲序。

一九六八年十月廿一日鄭子瑜序於星加坡

日本到何處去？

陸海安

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可以寫一百數十萬字的巨著，那仍舊寫不完！

但也可以是茶餘酒後，三數知己談話的題目。

篤修兄拿這一個題目來寫他的東遊印象，胆子好大，在初我真是想不到他如何拿得出答案來，但他這位才氣縱橫的工業家，游刃有餘地告訴我們：日本的前途仍是在亞洲，而癥結則在兩點：

一、如何達成中日兩民族的誠意合作。

二、如何協助亞洲的貧窮兄弟國家。

關鍵則是在：中日兩大民族的智慧！

一語中的，說得很對，就是「誠意」與「智慧」。并且總結是：真誠意與大智慧！

篤修兄提到了日本人禮貌太多而不免生詐，這是一點，其次，日本人雖說廿三年前軍事上有巨大成就，廿三年後的今天，在工業上也有巨大成就，但是否有大智慧呢？還是一個大疑問！

大智慧要包括廣濶胸襟、遠大眼光，豈是容易之事！單是大智若愚這四個字，就不是淺薄的智慧所了解得來的！

今天的日本，正在兩種浪潮的衝擊之下：（一）工業迅速發展與伴同而來的急激繁榮；（二）物慾爲主的美國式文化——淺薄、瘋狂與空虛！

正如篤修兄所指出的，東京已不復當年面貌，和香港、紐約或巴黎沒有什麼分別，日本人的第二代西化更深！所謂阿飛的風氣與裝扮，東京比香港恐怕更爲厲害！日本人是模仿性最強的民族，東京又比香港繁榮得多，這種結果幾於是無可避免的！

在這樣的環境與氣氛孕育出來的日本人，會產生大智慧？抑或是只在物質文明的道路上狂奔前進呢？

篤修兄書中只有一點是我所不大同意的，就是亞洲大國的排列；我以爲國之大小要看國力，並不是只看人口的多少。國力包括的因素很多；戰敗國的復興與崛起，戰勝國的沉陷下墜，并不有關人口的多寡。

今天的日本是世界上兩個半超級大國的半個，其他兩個是美國與蘇俄，西德已經比不上日本了！

這半個超級大國，對今後的世界，尤其是今後的亞洲，影響之大，無可估計。不僅日本人

需要有大智慧，我們亞洲人更需要了解日本。

單是讀篤修兄這本書，當然還未足以了解日本，但可以作為敲門磚之用，在啓發我們認識日本的興趣上，這本書值得推薦。

陸海安 一九六八年九月廿七日

黃篤修著：「日本到何處去」序

連士升

同學黃篤修兄，精明幹練，多才多藝。他不但是工業界的傑出人才，而且在文學和書法上也有精湛的造詣。積幾十年的經驗，他現在已經無往而不自得了。

十幾年來，他先後寫成三部遊記，即「遊踪寄語」、「東鱗西爪」、「日本到何處去」，而最近這一部，更是情文並茂，活潑生動，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

日本是篤修兄舊遊之地，這次重訪日本，他以單刀直入的姿態，專門考察醬油和食品工廠。只因他是個內行人，所以他的眼光特別犀利，判斷非常公正。據他所得的結論，日本工業之所以突飛猛進，是得力於「教育發達，人才輩出，從事工業的人士，得到科學家的助力，銀行的低息幫助，及政府免費借款的大力支持。」寥寥數語，值得政府當局和社會人士深發猛省。

誰也知道，現代化的工業，必須以專家為主體，日本工業界最重視專家，每間較大的工廠一定有龐大的研究室，每間研究室都擁有國際聞名的學者。這些學者專家的報酬並不高，但他們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是日本的工業得雄視世界各國的原動力。